

民國史料叢刊

897

張研 孫燕京 主編

史地・歷史

十九路軍抗日血戰史料<二>

 大象出版社



K258.0

3

(897)

民國史料叢刊

897

張研 孫燕京 主編

史地・歷史

十九路軍抗日血戰史料(一)



大象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民國史料叢刊／張研、孫燕京主編

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2

ISBN 978-7-5347-5439-5

I. 民… II. ①張… ②孫… III. 中國—近代史—史料—民國
IV. K258.0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09) 第022264號

民國史料叢刊

張研 孫燕京 主編

史地·歷史

總策劃 耿相新

責任編輯 楊吉哲 李光潔

封面設計 劉玉王

出版 大象出版社 (鄭州市經七路25號 郵政編碼 450002)

網址 www.daxiang.cn

發行 大象出版社總發行部 電話：0371-63863551

印刷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版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開本 890 × 1240 1/32

印張 13.875

總定價 180000.00元

若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承印廠聯繫調換。

印廠地址 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運成街甲6號

郵政編碼 100176 電話 (010) 67889166

第四章 抗日血戰經過

一，戰鬥前敵我兩軍的形勢和準備：我十九路軍有衛戍京滬警備淞滬之任務，當一月二十日，日本浪人焚燒我引翔港三友社工廠，慘殺華捕陳得勝和搗毀我北四川路各商店的時候，我軍從各方諜報，知道日本政府對上海事件，原係有計劃的挑釁。一欲造成上海之紛亂恐怖，以使國聯無暇顧及東三省；二欲以武力取締我各界抗日救國委員會，以及各種抗日團體，如天津青島福州等處，同樣屈服其亡國條件。日本海軍則因為要與其在東三省，佔領我國土地，和屠殺我國民衆的陸軍爭功，特逢長其政府罪惡，更欲使上海事變擴大，進圖佔領閘北，引翔吳淞各區，以作日本的租界地。且在事實上看來，上海方面於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日本總領事村井倉松親到上海市政府，竟然提出他們預先有

意造成的日僧被毆案，要求道歉處辦撫慰金及取締民衆抗日運動，而對於其日本浪人的殺人放火搗毀商店毆打行人的橫行案件，反置之不理。同時虹口一帶日本陸戰隊武裝遊行示威，又放飛機在三友社工廠上盤旋，虹口公園附近的日兵和北四川路一帶的日本浪人，更身藏武器，三五成羣，徘徊來往，如臨大敵。其在北四川路底的陸戰隊司令部戒嚴尤爲嚴密。并駕駛鐵甲車，馳驅不息，更以砲口向着馬路兩旁的我國居戶民衆威嚇，此種無風起浪，草木皆兵的蕭條恐怖氣象，完全由於日本方面故意造成，以圖實行其計劃和威脅我民衆。在日本國內方面，則於二十一日即由海軍省決調派航空母艦能登呂號，巡洋艦大井號，及驅逐艦四艘，陸戰隊五百名，預備役軍人和軍械若干，由吳佐世保兩軍港分向上海出發。其外務省對於上海事件，開主腦部會議之結果，則決定要乘此機會，消滅我國內以抗日爲目的的一切抗日團體，爲先決條件。并命村井依下列數點，向中國當道提出要求：（一）担保華人團體與個人將來不有抗日運動，（二）上星期華人毆擊日僧，中國當道應向日當道正式道歉，（三）日人爲華人所加或因華人慫恿之損失，與傷

害，應由中國當道予以賠償。(四)華人在上海市區內，對日人作暴行者應加以懲治。十二日日本政府開閣議，則決在上海增加警備力，且由大角海相負責辦理，并決令重光公使速行歸任，向我中央政府嚴重抗議，盡力鎮壓各地抗日會。二十五日午後，日本海軍省首腦部與外務省首腦部開聯合會議，協議如中國方面不表示誠意，不實行日本之要求，決以實力務期要求之貫徹，并協議萬一時之具體方策。二十六日，日本海軍省最高會議，決定在一二日中發揮實力，其方法如下：(一)駐滬兵力如不足，可遣第二艦隊。(二)就地保護留滬日僑。(三)自吳淞至上海航路由日海軍保護。(四)在吳淞口外拘留一切華籍輪船。(五)加派軍艦到南京漢口廣州汕頭廈門等埠，并使浪人同時暴動。二十八日日本海軍下令航空母艦加賀鳳翔巡艦三艘，及驅逐艦隊，準備開滬。凡此種種行為，皆係日本政府和其海軍省，實施其原定計劃的步驟。其一切矯揉造作，不過用以欺騙國際和國民罷了。所以自一月二十日以來，調兵遣將，全是極力準備戰爭行為。再看上海方面，二十三日午後三時許，日驅逐艦薄狄藤葛等號抵滬，拋泊於楊樹浦江面，巡洋艦大井號所

載陸戰隊及軍械等，則停泊於匯山碼頭登陸。是日所到軍械軍用品等，計有大砲、機關槍、及子彈、炸彈、電話戰壕用工作器具、材料等，悉數運存日本海軍司令部。陸戰隊則大部駐公大紗廠，一部駐楊樹浦日兵營房。二十四日午刻，日航空母艦能登呂號載飛機一隊，拋泊於黃浦江三四及三五號浮筒。二十七日午後三時，日有飛機三架由上海九連到上海，在匯山碼頭起卸，運至虹口日軍司令部，是日日領且復以前次條件，向我上海市府提出嚴重要求，限二十八日下午六時圓滿答復，否則即取自由行動。二十八日早，日巡洋艦夕張號統率驅逐艦隊皋月、文月、水無月、長月、菊月、三月月、夕月、望月、陸月、如月、彌生月、卯月等共十三艘，并陸戰隊千餘名抵吳淞口，下午五時許，開入上海，夕張號停泊於匯山碼頭，陸戰隊及其大砲六門、軍械百六十箱，即登陸，運入司令部。其他各艦均在黃浦江第二十四五號浮筒附近拋泊。又晚八時許，另有日陸戰隊千餘名，在匯山碼頭登岸，開往北四川路一帶。截至二十八日晚止，總計敵人日本在上海軍艦，并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鹽澤所率原駐上海之安宅、平戶、常盤、保津、浦風等艦，約有二十餘艘，陸戰隊約三千餘名，在

鄉軍人（即後備役預備役的武裝浪人）約三千餘名，飛機約四十架，鐵甲車十餘架，又長江各地日艦，計有宇治，伏見，偶田，勢多，對馬，天龍，比良，鳥羽，熱海，二見，並桃柳檉梅等十四艘，統歸鹽澤指揮之。又自二十五日以來，居虹口日僑婦孺，多數移遷至法租界，其一班浪人則購買糧食，及購製中國平民裝之便衣，和在其海軍陸戰隊司令部領取槍枝炸彈等戰鬥用品。其陸戰隊和其在鄉軍人的一部，更化裝爲我國平民不斷的至我開北北站至天通庵八字橋一帶防地偵察，極力準備其進攻工作。又利用浪人流氓，圖在真茹暴動，破壞國際無線電台。同時敵海軍司令鹽澤，且一方對上海各國總領事表示，如不先商諸工部局，決不在公共租界內作任何行動，一方則以其鐵甲車，陸戰隊，浪人，在北四川路一帶極力示威橫行，形勢益加嚴重。二十八日上午九時，日陸戰隊約三百人，自江灣路移駐橫浜路日本小學，對我軍特別警戒，同時日軍司令部北端特派出排哨，對江灣方面警戒，下午日軍司令部附近之警戒更加嚴重，配有鐵甲車五輛，武裝電單車三十餘輛，似有向我進攻之勢。寶樂安路口日軍，更特配備警戒，計兵約四十名，機關槍四挺，武裝電單車十

餘架，日本小學之陸戰隊，增至約五百人，且有步兵砲四門。日軍司令部并下令在駐軍附近的日僑限本日下午五時前遷入租界內。兇惡橫暴的日本，原係整個有計劃的來謀我，且以圖欺騙國際，正所謂得隴望蜀，志不在小。我中國同胞，即能低首下心，甘作亡國奴，長期不抵抗，也必不爲倭奴所容！所以北平各使館當局，當滬案緊張時，都認爲「中國對日現在祇有屈服和抵抗二途，和平的機會早已過去了。中國要立即醒悟！」以上就敵人方面看來，識者早知上海終不免於一戰，我中國同胞雖欲屈辱，亦不可得也！

我十九路軍因歷史教育的關係，官兵對於日本，原已深深的認識是勢不兩立的世仇。所以當中日交涉緊急，全軍由江西調來京滬線的時候，陳銘樞部長以下至十九路全軍各官兵，皆認定對日犧牲爲至上的光榮。當滬案緊急，日人無理要求的時候，全軍官兵皆深恨日本的橫暴，已欺侮我全中華民族，亦且目無我十九路軍，人人皆決心犧牲，欲一雪我軍人勇於內戰，和對外不抵抗的恥辱。及諜報知道日本有佔領上海的決心，總指揮蔣光鼐因鑑於敵情和本軍的狀況，即與軍長蔡廷鍇警備司令戴戟等作一度的密議。當

時最要解決的問題，一是如日軍攻我防地時，我軍應抵抗不抵抗？二是如實行抵抗時，應取何處作抵抗綫？結果決定在原地抵抗。其理由：（一）抵抗，是因我東北軍過去的不抵抗，已鑄成今日的大錯，縱成敵人的驕橫，啓發國際的蔑視，中國軍人的價值，已毫無存留的餘地，現在豈容再誤。（二）在原地，是因（甲）我軍原有衛戍京滬，警備淞滬之責，敵人以佔領上海爲目的，我軍如退出上海，不論在真茹南翔或崑山取抵抗綫，實際皆與不抵抗同。（乙）上海爲各國通商大埠，我們在原地抵抗，可希望因英美法各國利害的衝突，減少敵人的橫暴行爲；（丙）我軍軍械比日本差，應利用街市戰，以減少敵人飛機大砲之威力。議決之後，當即以祕電報告政府和部長陳銘樞，當時陳氏完全贊同，政府當局則在此無可奈何中，亦認軍隊應當備戰。但一方仍希望能用外交方法和平解決，反言之，即能避免戰爭，則上海局部雖條件上稍爲吃虧，亦所甘願。迨我十九路軍得陳銘樞部長和政府覆電同意之後，即密令七十八師翁照垣旅，在閘北吳淞之綫佈防，因當時十九路軍六十一師駐南京鎮江，六十師駐常州無錫蘇州，七十八師駐崑山南翔上海，而駐上海者，僅閘北。

旅張君嵩一團之兵力，所以必須另行配備，不能空言抵抗也。密令大意如下：（一）確報日本現派大批艦隊來滬，有佔據上海威逼我政府，取締我國民愛國運動之企圖。（二）我軍有衛戍京滬防守七海之任務，如日軍向我駐地進攻時，應在原地抵抗撲滅之。（三）七十
八師應以一五六旅防守閘北至吳淞之綫。（四）吳淞要塞司令應率部固守吳淞。（五）六十，六十一師，暫在原地準備候命。附注意事件：（一）對於租界外各國在華界之工廠，教堂房產，人民，務須格外保護。（二）作戰時我軍不可侵入租界綫內。一月二十五日，我軍大概如前令佈置完妥，并由一五六旅第五團派出一連，保護真茹無線電台，而總部人員亦已有一部開到真茹，軍長蔡廷鍇，也親自出馬，到真茹了。總指揮蔣光鼐雖尙養病上海醫院中，但當此緊要關頭，他亦不得不力疾出來，担負全軍的全民族的重任了。我軍最前線自寶山路北起，經虬江路寶興路橫浜路天通庵路江灣路青雲路各通敵方路口，皆配備步哨，并以沙包鐵絲網嚴密佈防。步哨前方更有武裝警察在毗連北四川路之虬江路邢家橋路寶興路吟桂路各處加派雙崗，閘北一帶全陷於戰時混亂狀態，租界方面也十分

戒嚴如臨大敵此時上海市府固極希望避免戰事而同時金融界張公權等亦有向市府警備司令部請願求和平解決。惟我一般民衆，則悲憤異常，皆有寧爲玉碎之慨。農工商各界領袖，則于二十六日下午，假打浦橋法政學院開一次聯席會議，通電一致對日絕交，反對日領事所提四項無理要求。滬學生聯合會全體幹事二十餘人，則于二十七日赴市府請願，反對接受日領抗議，保障抗日團體，永遠公開存在。那時客觀的環境已如是，而十九路全軍的官兵心理又怎樣呢？這是值得注意的。當時智者雖以爲必敗，但人人都以對日成仁爲榮；勇者則以爲必勝，而且人人都以對日勝利爲幸，所以有的說『丟那媽，打日本鬼死都抵咯！』有的說『好啦，現在可有機會打衰日本鬼了！』『東洋鬼那末強橫，我們要給一個利害教訓牠，』『和東洋人打，我們打到死還是要和他打，絕對不和那野蠻的人講和平啊。』有的說『小鬼有什麼本領，那末凶，不過只會欺負我國無槍的百姓，無能的軍隊吧！現在我們預備好了，看你小鬼敢來麼！』『可惜我們的命令不許我們到租界去，不然我們一定衝過去把那些鬼頭鬼腦的東洋人，一個一個都打死牠才開心啊！』

這種民氣，士氣，處處皆足表現我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惜爲非戰派所誤，更惜爲當局不善於領導，使其不能充分的發揚耳！可憐我顛覆的市政府，竟實行束縛子弟手足，以買欲破戶入室的強盜的歡心，以求一時的苟安和平，於二十八日早查封解散我各界抗日救國會，下午二時屈辱承認日領一月二十一日之四項無理條件了！當時上海市民聯合會，即假座新世界，召集全體會員大會，通過電請政府，堅決與日絕交，反對上海市長吳鐵城擅自封閉抗日會，並行嚴重警告，另組織決死團，誓以武力對付奸商，並決死剿抗倭軍，請工商學各界一致立即成立救國義勇軍，聯合組織金融集中機關，進行籌募，積極購備軍器等，等嚴重議案。門口有市聯會十三十四兩區義勇軍守護，氣象異常悲壯。并定下午三時召集全市市民大會，後來，竟被公安局強迫制止而散。而目光短小的一部份不知不覺的市民，以爲我市府已經屈辱了日領的最後通牒，上海可以和平了結，日前由閩北避難到租界的同胞，反於是日下午搬回閩北原處去居住，豈料大難臨頭，即在當晚爆炸，哀我閩北同胞，不知多少生命財產，盡受倭奴鐵蹄的蹂躪，一任其自生自滅，圭玉廢于積中，是

誰之過歟？倭奴野蠻橫暴，和我當局的做官不管事的兩大教訓，都值得我國民們作永久的省悟啊！

戰鬥經過

一月二十八日晴，二日軍進攻和我軍抵抗的第一聲：從上師事實看來，我們知道日本的謀我，是全國一心，始終一致的。政府的調兵遣將，領事的無理要求，浪人的故意橫行，總是爲求達其佔據上海，併吞東北的計劃和目的。反視我國，則政府軍隊，人民，主戰主和，處處矛盾，且係出自個人私見，不以國家爲前提，這真令人悲痛極了！若非我十九路軍明知在喪權辱國的條約下，是終不應當與之講妥協，對操刀入室的強盜，更不能與之講和平，而在事先有所準備，則兇暴的強敵，突如其來的初夜，損失犧牲，恐更有不堪設想的啊！可痛心者，當二十八日市府屈辱承認日領的無理要求的時候，我十九路軍且於下午三時許，奉命以七十八師移駐南翔真茹，開北防務即日移交憲兵第六團接收。實際因憲

兵第六團當晚只有一營到真茹，兵力不足，時間已晚，商定二十九日拂曉交代，同時探知日本已有大批軍艦及陸戰隊等到滬，敵方軍事已經準備完妥，料定不守信義，不講公理的日本，必不免有暴行，而爆發亦將在即。更從公共租界方面觀察，一公共租界捕房，本日總動員，下午四時起宣佈戒嚴，以英國陸軍司令佛平曼任上海各國聯軍總司令，並飭令華籍捕員即日遷入租界；二，開北寶山路河南路口及滬西梵王渡曹家渡一帶通租界路口，均有英國陸軍警戒；三，法租界在徐家匯路一帶，增設電網，戒備甚嚴。下午六時以後，我軍疊接各方諜報，皆稱敵軍已決定即晚向我軍防地進攻。日海軍司令且口頭宣稱四小時內佔領上海，同時我最前線的警察，亦疊報敵方戒備，和便衣偵探活動狀況，並稱敵人有即晚進攻的模樣。晚十時許，我軍前方警察在天通菴路寶興路捉獲敵方便衣偵探四人，十一時許，我步哨聞日本小學方面之敵軍吹集合號音，綜各方情報，我十九路軍在最前線之張君嵩團遂不得不特別戒備了。當時該團之配備如下：第一營附步兵砲一排，位置於虬江路廣東路西寶興路各路口，第二營附步兵砲一排，位置於橫浜路天通菴路江

灣路青雲路各路口，對敵嚴密警戒；第三營派兵一連在寶山路口協同駐北站之憲兵第一團之一連及鐵道砲隊防守北站，其餘三連集結於太陽廟路嘉郡會館爲團部。儲隊，十一時二十五分，上海市府接到日本總領事轉來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鹽澤幸一致上海市長公告一件，略稱：帝國海軍鑒於多數邦人位居閘北一帶，爲維持治安計，將駐日軍於該處，以負保安之責。本司令希望中國方面將閘北所有中國軍隊及敵對設施立刻撤退等語，同時探報敵人大部已在北四川路天通菴路車站一帶集合，至十一時三十分野蠻橫暴凶惡狠毒的日軍在閘北開始向我軍進攻屠殺，放其第一槍了！這就是我四萬萬同胞子子孫孫永久不能忘記的一二八夜。在最先，日領是以最無理的四項要求，任何國家所不肯接受的條件，以欺侮我上海市府和同胞們，但市府爲求維持其所想像的上海和平計，不惜忍痛屈辱，揮淚簽字。雖然，雖然！但日本本來計劃是在佔領上海的！所以此時日海軍司令並不認爲滿意，又不得不揭開其本來的猙獰面目，用其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有意使我國市府來不及再接受承認另外更苛刻的條件，使我駐軍雖欲安全撤退亦

勢有所不能！日本海軍軍閥縱然要和其陸軍爭功，他們以為陸軍在東三省佔了大功，而海軍則當逞其威風於上海，以求補償，遂不惜任意橫行，破壞信義公理，絕不為我同胞留一線的生路！但我十九路軍却不得不為保持人道與正義，及民族生存軍人人格而實行正式抵抗了。

三、上海市府對日領抗議和對各國領事通告：我上海市府當接到日領轉到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鹽澤的公告時，始知和平絕望，雖欲俯首屈辱而不可得，遂再向日本總領事村井提出抗議書云：

『逕啓者：查關於本市最近中日交涉，本市長為求和平解決計，對於貴總領事所提條件四項，業經接受，並于今日（二十八）下午一時四十五分函復送達在案。當時貴總領事並經表示滿意，詎料今晚十一時二十五分市公安局接到貴總領事館信封一件，內附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致本市長及市公安局長公告一件，略稱：帝國海軍鑒於多數邦人住居閘北一帶，為維持治安計，將駐日軍於該處，以負保安